

拒绝弯腰

张希

成都武侯祠魏延塑像前,斑驳的“反骨”二字依旧醒目。公元234年的月光曾照在这位蜀汉名将的青铜兜鍪上,诸葛亮临终前断言他死后有反骨必生异心。这个被罗贯中写入《三国演义》的著名桥段,让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从此埋下一枚危险的隐喻:那些不甘驯服的灵魂,生来就带着反叛的烙印。

哪吒的混天绫搅动东海时,卷起的何止是滔天巨浪。这个别骨还父的孩童,用最惨烈的方式撕碎了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的伦理锁链。当他以莲花重塑真身,拒绝向李靖行跪拜之礼,让“反骨”更为具象化,那个脚踏风火轮的少年用反骨撞碎了父权的铜墙铁壁。太乙真人赐予的三头六臂,与其说是神通,不如说是对叛逆者最诗意的礼赞:既然世俗容不下特立独行,那就再造一片海阔天空。二郎真君庙的香火缭绕中,杨戬额间天目泛着冷光。当他劈开桃山救母时,三尖两刃刀斩断的不仅是玄铁锁链,更是“天规不可违”的精神枷锁。那些指责二郎神“天生反骨”的天官们永远不会明白,他额上竖目看到的从来不是尊卑秩序,而是万物生灵本真的模样。

在礼法森严的古代社会,反骨被视作危险的基因突变。但当我们拂去历史尘埃,会发现所有推动文明进程的力量,很多都源自这些“不安分”的棱角。就像龙泉剑必须经过反复折叠锻打,才能现出花纹钢的纹理,人类精神的进化史,或许本就是反骨与正统不断淬炼的过程。

现代基因学揭示,决定颅骨形状的FOXP2基因,同样关联语言能力。这或许是个绝妙的隐喻:那些被视作叛逆的棱角,往往包裹着突破性的创造力。所谓反骨,不过是自由意志在寻找破茧的路径,就像竹笋必定顶开压顶的巨石,蝴蝶总要挣裂束缚的茧房,真正的反骨从不背叛,它只是拒绝弯腰。



弯下腰,听见声音

辰木

在学校里待久了,两种教育者的样子让人印象深刻:一种是习惯“背着手”的,另一种是常常“躬下身”的。这不单是姿势的不同,更像是两种教育心态的自然流露。

“背着手”的时候,人总会不自觉地仰起头,目光朝下,那微微挺起的肚子,仿佛也带上了一点威严。和人说话时,一声从鼻腔里发出的“嗯”“啊”,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这种姿态,无形中划出了一条线——我在上,你在下。背着手的人,像是来视察的,而不是来交流的。他们或许觉得自己经验老到,见识广博,听你说话不过是走个过场。结果呢?学生嘴里,喂哺的真实想法,老师眼底闪过的一丝困惑,都被这堵无形的墙弹了回来。问题,依然还是问题。

而“躬下身”的人,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拆掉这堵堵墙。他们向前倾着身子,把耳朵侧过来,努力听清每一个字。当高大的校长或老师弯下腰,让自己的目光和一个孩子齐平时,那种平等与尊重,是任何说教都无法替代的。他们不是在表演,他们是真心想弄明白讲话者的处境。这样的人,话往往不多,但每一句都能说到点子上,因为他们

的话是从“听见了”“听懂了”开始的。问题常常就在这样平和的交流里,悄悄化解了。

其实,这两种姿态,又何止出现在校园?生活中,我们也会遇到那些习惯性“背着手”的人。他们可能是某个领域的前辈,可能是单位里的领导,甚至可能是家里的长辈。他们用姿态维持着权威感,却也关上了真正沟通的那扇门。而那些愿意“躬下身”的人,他们是能体谅下属的老板,是能和儿女做朋友的父母,是愿意雪中送炭的挚友。他们的可贵,不在于说了多少漂亮话,而在于那份“我在这里,我在听”的真诚。

说到底,是背着手,还是躬下身,考验的不是姿势,而是骨子里对权力的态度,和心里有没有装着别人。教育这件事,归根结底是心与心的碰撞。硬邦邦的命令,永远比不上温暖的靠近。所以,无论是站在讲台上,还是走在人生路上,我们都该常常问问自己:今天,我是选择做一个背着手、让人仰望却疏远的指示牌,还是做一个弯下腰、能听见对方心跳的同行者?这个看似微小的选择,最终定义了我们是谁,也决定了我们所能创造的一片天地。

干。她说:“人呐,就得活动,越不动,越锈住了。”

发酵好的臭豆子,加盐、辣椒粉、姜丝、蒜末、花椒粉、茴香、大料等调味品搅拌均匀,腌上一夜,再晾晒一星期,就是易于保存的干盐豆了。有人初闻,觉得它一股臭味儿,但用开水泡开,拿香油、小葱和青椒丝一调和,“臭”瞬间转化为一种勾魂摄魄的异香。它能配稀饭,能蘸馒头,那滋味,绝了!看我们吃着香甜,姥姥一脸宠溺地笑:“这东西,闻着臭,吃着香,经得住咂摸。”

如今,姥姥已离去多年,但臭豆子的滋味,却仿佛渗进了我生命的底色里。它告诉我,生活从来不是一味香甜,那里面混杂着上河工时的泥土的腥气,混杂着失去至亲的苦涩,混杂着病痛的折磨与手术后的虚汗。可这一切,在一个坚韧的灵魂那里,都可以被承接下来,如同煮熟的黄豆在黑暗与耐心的守候中,静静地发酵,最终,蜕变成一种独一无二、醇厚悠长的风味。

那风味,便是姥姥的人生态度。她活了近一个世纪,将所有的苦与难,都酿成了生命本身泼辣的、蓬勃的、让人泪流满面的盐豆香气。

间。四五日后开封的瞬间,一股复杂至极的气味轰然冲出——不再是单纯的豆腥,而是一种沉郁的混合体:腐败的暖意裹挟着奇异的香臭味儿,扑面而来。豆子们浑身裹满了黏滑的、黄绿色的菌衣,彼此拉扯着亮晶晶的丝。姥姥会凑近了看,深深地嗅一口,脸上浮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情,点头道:“这回的,管保(好)。”

豆子的“臭”,像极了姥姥对待生命的态度——不避

布盖上,封口。她告诉我,天太热了不行,冷了也做不了,现在就等着它发霉,一边说一边手也不闲着。我知道,瓮中即将开始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。

这蜕变,她再熟悉不过了。就像她亲眼见过死亡,如何将生命揉碎,又重塑。她生过四个孩子,活下来三个。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老么,在三岁得了急病,没熬过去。姥姥说,那会儿没钱也没药,她只能抱着浑身滚烫

姥姥的盐豆香

井玉梅

的孩子在堂屋里打转,从天黑转到天亮,眼睁睁看着怀里的气息一点点弱下去,最后像一缕烟,散了。她来不及伤心,又得给家里老老少少准备新一天的吃食,那无声的举动,比任何嚎啕都更绝望。她从不轻易提起,只在某个黄昏,看着蹒跚学步的曾外孙时,眼圈会莫名地红一下,随即又漾开淡淡的笑意,说:“他小姨姥在的话,孙子也该这么大了吧。”

瓮被移到锅屋(厨房)的角落,剩下的,便交给时

讳苦难,更能将苦难发酵成滋味。88岁那年,她查出了大肠癌,要动一场大手术。家里人犹豫,她倒是平静:“有条件就做,我受得住,做了能多活几年,我还要看着重孙子上大学哩。”从手术台下来,麻药刚过,她就在病床上开始活动那双脚,勾脚尖,绷脚面,疼得满头冷汗,却一声不吭。第二天,她坚持要我们扶着她下地,忍着剧痛,一步步在医院走廊里挪动,像一株被风雪摧残的老树,拼尽全力也要挺直躯

谎花,会闹枝,可谎花不是谎话,谎话说了一箩筐,一点用没有;谎花多少还有点用处,起码可以吃,做道菜……”

在我老家,谎话并非专指说谎的话,啰啰嗦嗦、没完没了的废话,巧舌如簧、天花乱坠的江湖话,夸夸其谈、吹牛扯皮的鬼话,乡人们一律都叫“谎话”。我忽想起小时候母亲说过的一则俗语,“谎话一箩筐,沤肥都不壮”,告诫我们:要少说话,多做事;要说实话,办实事。至今想来,还记忆犹新,受益匪浅。

人说话说多了,以至于废话连篇,不仅耗气血,费力气,还徒劳无功,连瓜果开的“谎花”都无益。所以要三缄其口,虽不是什么“金口玉言”,也应少说无用的话,多做能结“果”的事。

告诉我,胖女人做饭香,好吃。平日里她老公在家里擀面,摊位上是她父亲在张罗。从来没问过摊主大姐姓甚名谁,男女老少都官称她胖嫂,她也总是笑着喊我们帅哥。她最拿手的馄饨面汤是我的最爱,每次来了必点,有时再来个馅饼,然后打着饱嗝离开。

美食总是要分享的,喜欢上了这一口,我便有了自己动手做的欲望。胖嫂用的是提前制作好的酱,也是汤的灵魂所在。我做起来,程序一样也不少。我先和好面放在盆里醒着,然后将肉馅用葱姜水搅拌,当水完全融入肉馅中,再将食盐、酱油、蚝油、胡



看山 厚圃

雅舍谈艺

一个地方呆久了,总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,于是便有了旅行,有了迁徙,有了生活在别处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 启事 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 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馄饨面汤

于俊杰

我对吃很是情有独钟。我曾骑车8公里从城东到城西只为吃上一顿馄饨面汤。这家摊位没有名字,是在运河边一个小区的门洞里,只在桌子旁立着牌子,上面写着面汤、馄饨、鸡蛋汤、大饼、馅饼、炒米饭。我们便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“过堂风”面汤店。

摊位老板是位40岁左右的大姐,体态肥硕,见谁都是乐呵呵的,嘴还特别甜,能和你找到相同话题。她老